



直觉

Allegra Goodman
intuition

[美] 阿丽嘉·古德曼 著 黎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4/358

2008

直觉 Allegra Goodman intuition

[美] 阿丽嘉·古德曼 著 黎琳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1200

Allegra Goodman
INTU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Allegra Goodma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rene Skolni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觉/(美)古德曼著;黎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02-006663-6

I. 直… II. ①古…②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460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特约策划:孙 媚
装帧设计:董红红

直觉

Zhi Jue

[美]阿丽嘉·古德曼 著
黎 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663-6

定价:26.00 元

献给我热爱真善美的祖父母
卡尔文·古德曼和弗洛伦斯·古德曼

主要人物表(按出场先后)

艾登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实验员
娜塔丽娅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实验员
普里斯威斯·阿默沙那亚甘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博士后
罗宾·戴克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博士后
向峰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博士后
克利夫·班纳克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博士后
玛丽安·门德尔松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主任
桑迪·格拉斯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主任
安·格拉斯	桑迪·格拉斯的妻子,波士顿学院副教授
露易莎·格拉斯	桑迪·格拉斯的大女儿
夏洛特·格拉斯	桑迪·格拉斯的二女儿
凯特·格拉斯	桑迪·格拉斯的小女儿
雅各布·门德尔松	玛丽安·门德尔松的丈夫,塔夫茨大学讲师
彼德·霍金	菲尔波特研究所主任
艾伦·门德尔松	玛丽安·门德尔松的儿子
杰夫·尤德尔斯坦	夏洛特的男友,哈佛大学学生报《深红报》记者
约翰·尤品顿	罗宾的博士生导师,波士顿大学教授
纳内特·克莱恩	菲尔波特研究所实验员
芭芭拉·霍金	彼德·霍金的妻子
梅	向峰的妻子,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室博士后
斯蒂夫	《人物》杂志摄影记者

达里乌斯	斯蒂夫的助手
菲洛米娜	玛丽安·门德尔松家的女仆
托马斯	水彩画家,罗宾的邻居朋友
拉里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工作,罗宾的邻居朋友
温迪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工作,拉里的妻子,罗宾的邻居朋友
纳拉	菲尔波特研究所实验员,克利夫的女友
比莉	菲尔波特研究所实验员
阿瑟·金斯堡	哈佛大学教授,玛丽安·门德尔松的宿敌
阿基拉·欧基弗	菲尔波特研究所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前博士后
艾伦·哈克特	国家卫生研究所科学研究诚信调查办公室(科信办)调查员
乔纳森·斯纳吉曼	国家卫生研究所科学研究诚信调查办公室(科信办)调查员
保罗·瑞德菲尔德	众议院议员,能量和商业小组委员会主席
伊恩·摩根斯坦	能量和商业小组委员会职员,瑞德菲尔德的助手
拜伦·邹邹阿	峰的律师
贝丝·雷伯维兹	菲尔波特研究所秘书,克利夫的女友
蒂姆·波兰德	克利夫的律师
西比尔·哈伯芬格	玛丽安的律师
塞耶·豪顿·斯密斯	桑迪的律师
劳拉·萨芭提妮	罗宾的律师
斯蒂芬	希尔学校学生,凯特的男友

目录

第一部	实验室
第二部	老鼠
第三部	媒体
第四部	直觉
第五部	调查
第六部	问题待解

致谢

第一部 实验室

1

雪下了一整天。积雪盖住了商店和教堂,把马路和人行道都抹平了。新哈佛广场地铁站的朋克们踩着积雪离去,他们如冬日的北美红雀般鲜亮,顶着扎成簇的紫色头发,或是橙红色的莫霍克头^①。马萨诸塞大道上心事重重的越南老兵已经缩回“好面包之地”^②咖啡馆喝咖啡去了。大雪中的哈佛校园静悄悄的。为了要哈佛从南非撤资^③而在这儿宿营的大学生们收拾停当他们的厚纸板盒、帐篷和睡袋,开始堆起雪人来。剑桥的学校都已经关闭,但菲尔波特研究所却还像往常一样开着。在门德尔松-格拉斯实验室里,四个博士后和几个实验员正在工作。

博士后们两两占据一张工作台,好像挤在餐馆厨房里的厨师。他们正在从溶液中提取 DNA,检查细胞,用化学药品冲洗,促使它们破裂,加入新的遗传物质永久改变这些细胞。他们用脚踏板控制水池,以精密的滴管和吸液管一毫升一毫升地量取溶液。他们在准备液体、冰块和凝胶。

① 莫霍克头,一种发型,将头发剃光,只留一长条竖起的头发,从脑门穿过头顶直到后颈。

② 指波士顿一家三明治与咖啡复合式的专卖连锁店,由路易斯·拉普阿诺等人于一九七六年创建。

③ 美国大学生为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校园内掀起抗议浪潮,要求学校撤回在南非公司的投资。

工作台上几无方寸空地，铺满了画线的笔记本和塑料盘，有蓝色的，绿色的，也有红色的，每个盘里都堆了许多试管。玻璃烧杯立在架子上，盛着红色的细胞培养基。烧杯口用锡箔封顶，就像送到家门口的封口牛奶瓶。斑驳的墙上和工作台下的恒温细菌培养仪上贴着明信片、泛黄的杜尼斯伯里卡通漫画以及很久以前实验室人员在瓦尔登湖^①野餐的照片。层流罩是共用的，就像那台上好的显微镜一样。一九八五年的时候，菲尔波特研究所还是相当出名的，但研究所里全是些旧仪器。刻度盘和指针式仪表盘看上去像一九六〇年代早期的立体声音响组件。用来从溶液中分离细胞的离心机则笨重得像一台老式洗衣机。这里没有足够的资金添置新设备，也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博士后。

平常的日子里，研究员们会在实验室和楼层的公共区域中跑来跑去。冷库、温室和储藏室是与三楼的其他实验室共用的，那个小会议室也是，里面放着廉价的镀铬和木纹家具，适合开会和打盹。但这个星期五，没有人离开实验室，即使是实验员艾登和娜塔丽娅也不例外。这两个办事员属于科研服务阶层，为博士后干些杂活，但没人敢把他们当仆役看待。他们不好对付，很有政治头脑，与实验室里各派斗争势力都保持着协调。此刻，他们不时互相瞄着对方，好像在说该下楼去动物房了，但就是拖延着不去，唯恐错过什么。实验室主任玛丽安·门德尔松和桑迪·格拉斯在大厅那边的办公室开会。他们已经谈了半个小时。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某个博士后有麻烦了。

到底有多糟？没有人开口。普里斯威斯一直低头看着一盘塑料试管，视线几乎与那棵鳄梨持平，这是他从种子种出来的。“我最成功的实验。”他常常可怜兮兮地说。罗宾躲到大厅中四处晃荡，随后

^① 瓦尔登湖，梭罗写作《瓦尔登湖》的地方。

匆匆跑进来，与峰擦肩而过。墙上的黑白挂钟刚敲过三点，它总慢那么一拍，就像小学里的钟一样。娜塔丽娅狠狠瞪着艾登，似乎在说：“上次是我下楼的，这次该轮到你了。”而艾登则不当回事，掉转头去。这本来很可笑，但此时没人对这两个实验员的哑剧感兴趣。

“克利夫。”玛丽安·门德尔松突然出现在门口。她站在那儿，神情严肃、可怕，黑色的双眼怒目而视。“我们可以和你谈谈吗？”克利夫干笑着，耸了耸肩，微微露出一丝冷漠的绝望。

这位实验室主任带着克利夫去她与桑迪·格拉斯共用的办公室，而其他人都看向别处。

克利夫跟着玛丽安穿过走廊，脸颊已经烧得通红。他身高一米九，比玛丽安高出三十公分还多。但他仍然完全为她所掌控，她和格拉斯将要对他说的话使他感到恐惧。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培养 RSV^① 的变体，他梦想用这种变体把癌细胞转化成正常细胞，但实验并不成功。桑迪和玛丽安命令他放弃，他却没有服从。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克利夫站在拥挤杂乱的办公室里。

“克利夫，”格拉斯说，“我们有没有和你谈过是否继续 RSV 实验的事？”

克利夫站着，默不作声。

“也许你不记得我们的谈话了。”格拉斯微笑着说。

克利夫当然记得，他更知道不该回应这种笑意。桑迪·格拉斯总是对自己那点聪明得意洋洋，溢于言表，特别是生气的时候，笑得尤为开心。

“我说了你不要再做 RSV，”桑迪提醒克利夫，“你说过你明白的。”

① 一种呼吸合胞体病毒，英文缩写为 RSV。

克利夫点点头。

“我们确定 RSV 在体外能起一定的作用，”格拉斯说，“恭喜，你将在培养皿中治愈癌症。不过当我们试着把 RSV 注射到活老鼠体内，我们证明了什么结论？”

克利夫移开了视线。

“你什么都没有证明。你给五十六只老鼠注射了 RSV，但那些对肿瘤什么作用都没起。因此，玛丽安和我要求你停止，我们恳切地要求你别陷在这里面了，可你后来做了什么？”

“我又试了。”克利夫说，眼睛盯着地板。

“是的，你又试了，你又试了。”

“我很抱歉。”

桑迪并不理睬，“我们告诉过你，别在 RSV 上再浪费资源了。”

“我不想放弃。”克利夫说。

“听着，我明白 RSV 就像你的孩子，”桑迪说，“我理解你花了两年的时间培养这种病毒。”

两年半，克利夫内心默默地更正。

“我们理解你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这个项目上。”桑迪瞥了玛丽安一眼，后者正看着别处，但在听。“关键在于，RSV 不管用。而你反对所有的建议，反对我们的特别指示，又做了另一组实验。你到底在想什么，克利夫？你先不要说话。百折不挠是一种宝贵品质，尤其在你正确的时候。但我们现在看到，这第三次实验明显地露出了所有失败的迹象。不，别道歉。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失败后，他又试了两次呢？他们期待着答案，但克利夫说不出口。真相如此简单，可让他丢脸：他不能忍受要放弃自己花费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时间，他花掉的成千上万个小时，想想都后怕。

可他怎么能坦白这点呢？科学方法要求精确、标准。科学家，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带任何感情的。他应该放弃失败的实验，转到其他项目上去。他精疲力竭了，也许，但绝不能因为精疲力竭而盲目坚持。科学家不能让情绪来控制实验。

可是克利夫一直太情绪化，不能现实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他表现得不够专业，成功的希望这么渺茫，却试了一次又一次。他如何解释这点？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不是一个科学家。这正是门德尔松和格拉斯要说的。

“你不能再大规模屠杀实验室里的动物了，在这点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达成一致？”格拉斯问道。

“我们没钱了。”门德尔松说。她的意思不是指购置老鼠本身的费用，那只不过十五美元左右一只，而是指无穷无尽地照料这些脆弱的小动物所需的开销。“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曾经要你和罗宾合作。”

“她还需要一个帮手。”格拉斯说。这话真让克利夫讨厌。格拉斯这副要人领情、还有点色迷迷的腔调也让他讨厌。

“我应该有我自己的项目。”克利夫抬起眼睛说道。

“实验室里没有什么你自己的项目。”门德尔松郑重声明。

“听着，我们是一个团队，”格拉斯说，“你应该尽心尽力，不能因为你个人幻想中的飞行而拖了其他人的后腿。”

大厅另一头的实验室里，其他人围拢在一起，好像葬礼上的一群亲戚。

“他们不会开除他的。”普里斯威斯语气忠贞，毕竟他是克利夫的室友。

“不会的。”峰附和着。

娜塔丽娅是这样想的：“我感觉门德尔松不会，但格拉斯会。”她是俄罗斯人，来美国之前曾是个医生。她从来就不喜欢格拉斯。

“那他们会吵起来的。”普里斯威斯说。

“他们会让他留下，”艾登预测，“让他觉得难受，那么他自个儿就会离开了。”

“他之前就够难受的了。”普里斯威斯指出，但其他人示意他安静，原来克利夫正沿着走廊回来了。

一瞬间，他的朋友们四散开来，消失在杂乱的玻璃器皿和仪器之间，好像一群兔子消失在灌木丛中。除了罗宾，她拉住克利夫的袖子。他们俩悄悄溜进隔壁的房间，那是实验室的有毒药品储藏室。

她关上身后的门，“还好吗？”

他的脸颊泛红，眼睛异常明亮，“我很好。”

她靠近了一些，但他掉过头去。

“你准备做什么？”

“不知道，”他说，“他们已经想把我推给你了。”

“他们想让你和我合作？”

“六个月之前，不过我拒绝了。”

她很惊讶，也有些痛心，“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那又怎么样？我不想研究你的那些东西。”

她合抱起双臂，“我研究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他说谎了。

她曾花费五年时间，研究一项被认为会很震撼的项目：分析冷冻的血液样本。那是多年以来，从死于各种疾病的癌症患者身上采集的。桑迪·格拉斯曾坚信这些样本有共同的生物标志，某种意义重大的标记，会突然揭示出这些癌症患者在各种不同的悲惨病况下的某种共同症状。在罗宾来实验室的第一年，格拉斯就炫耀着把项目介绍给罗宾，似乎是送了她一份厚礼。他告诉罗宾，他深信这项工作中蕴藏着一个诺贝尔奖，要不是他的临床工作不允许，他真希望亲自

来做此项研究。然后，他把血液标本和一大堆有关供血者病症与死亡情况的杂乱文件馈赠给罗宾，让她独自研究。

他选中她，是因为她才华出众，对探索满怀热情，抱负远大——当然，格拉斯一向喜欢漂亮的博士后。罗宾的眼睛是暖棕色的，在浅色的睫毛底下熠熠有神，金色的头发丝缎般柔软，尽管她只是用一根顺手找到的旧橡皮筋随意地扎在脑后。她的五官优雅精致，容易脸红，玉齿细小，虽然有一点点不那么齐整。右上方有两颗牙齿稍稍有些交错，像书中一张向下折的书页。她明眸善睐，秀发闪亮，在克利夫的眼里，她一直像个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女孩。即便如此，她也没法把格拉斯的渣滓炼成金子。

“那么，是不是我的研究没什么问题，但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她挑衅着克利夫。

“不，我并没那么说。”

“但你是这么想的。”

“好吧，如果我这样想过，那我很抱歉。只是，别……”

她把脸转向他，严肃地说：“但你并没有真的抱歉。”

“别说了！”

“我只是想……”她说。

“什么都别想了。就让我单独呆会儿吧。”

他大步穿过实验室，走进大厅。罗宾怎么能期望他对她说什么呢？她希望他做什么呢？去求她，让他也参与她那黑洞般的悲惨项目？或是一头靠在她的肩上抽噎哭诉，以博取她的安慰？他的耳边依然回响着格拉斯那滑稽而轻蔑的语调；他依然看得到门德尔松眼里深深的失望。他们没有命令他离开，甚至允许他留下，但却使他难受。他们列出他违抗和失败的证据，把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科学家身份全扔进垃圾堆，然后大声喊“下一个！”普里斯威斯正沿着走廊

跟随着他。克利夫不想忍受他的安慰，他躲进楼梯井，逃下楼梯。

研究所外面，雪已经停了。十二月的太阳正在徐徐落下，四下里安静得出奇。他跑下四层楼梯，站了一会儿，大口喘气。呼吸平顺后，他的愤怒再次燃烧。他在雪中踢开一条路，嘟嘟囔囔地反驳：你们以为你们是谁？你们以为我是谁？

他茫然地走着，没有距离目标，没有方向。看见红色霓虹灯标志“莉比酒铺”，他吓了一跳，才意识到已经身在中央广场。一辆巴士从身边呼啸而过，路上车辆稀少。商店关门了，洁净的雪花飘落在空荡荡的出租车站上。克利夫孤零零地向前走着。

他走了一公里半多点，一直走到麻省理工学院，然后转身折回，再次经过窗板紧闭的维多利亚工厂，这里已经改建成了大仓库，红色砖墙躲在高耸的办公大楼的阴影之中。他想打电话给父母，但他们又能对他说什么呢？他们在洛杉矶西区开了一家文具店。他们总是鼓励克利夫。他上大学附中，参加科学夏令营，在日光曝晒的网球场上练习三角测量，建立自己的气象站，烹煮傻瓜胶泥^①、牙膏和胶水。他的父母为他购置化学设备和学生用显微镜，甚至替他支付斯坦福大学的学费。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克利夫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他的父母对实验室的工作和那里的勾心斗角一无所知。他想到他已故的论文指导老师，奥本海默教授，他会说什么呢？当然，他会露出一口黄牙，大笑，然后说：“你想要什么呢？你不听实验室主任的，你就完蛋了。你和实验室里的人搞在一起，最后只能停战。你是自作自受。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别在吃饭的地方拉屎。”

① 傻瓜胶泥(Silly Putty)，一种类似橡皮泥的东西，是液体，但又像固体，可以缓慢地被拉伸，比橡胶的回弹能力更强，不会腐烂。这种东西起先是供科学家做实验用的，但最后却成为了消费者的宠物，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玩具。

他双手冰凉,即使插在口袋里也一样。他走着走着,走到马萨诸塞大街,然后沿着查尔斯河走。他的内心开始平静。冰凉的空气平息了他愤怒的骄傲,麻木的绝望压倒了愤怒。

他以为可以沿一个不断扩大的圆周永远走下去,但在河流转弯处,他突然看见威克斯天桥。他走到桥上,停下脚步。查尔斯河在黑暗中静静展开,纯净、洁白,盖着积雪,仿佛一条古老的马路,只是如今已经被人遗忘。

克利夫被一个深奥的想法征服了:他想穿过河流。他要不动声色地穿过无形的河流,把自己的脚印留在冰面上的白色雪尘中。他要像在乡间一样,在城市中心独自漫步,把脚底下的冰块踩得嘎吱嘎吱响。他要走到对岸去。

他跑下威克斯天桥的水泥台阶,小心翼翼地沿着河岸上冰冻的垃圾找到一条路。他一只脚踏上白色的冰块,内心充满全然的宁静,一种彻彻底底的遗忘。然后他把重量压在脚上,脚底下的冰块猛然下沉。运动鞋和袜子湿透了,冰水的寒冷紧紧地攫住他,灼烧着他的肌肤。他痛得大叫一声,退回到岸上。他本能地爬上纪念大道的人行道,以最快的速度走着。但现在,寒冷灼烧着他的耳朵,右脚也失去知觉。他的耳边回响着一个合乎情理的想法:刚才,他证实了自己是个白痴。

他在口袋里找到一些钱,然后在妮妮小铺停了下来。小店里摆满杂志,橱窗里的蜡苹果和橙子堆得高高的。他买了一包杏仁蜜钱,边吃边在布拉托街上大步行走。他舔着冻得发麻的手指上甜甜咸咸的味道,纳闷手套跑哪儿去了,还有,他是否只能去中学教书。

要不是脚冻着了,他也许会一直走下去。出于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的恐惧,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冻伤,出现坏疽要过多久?

“个人幻想中的飞行”,这话不再像刚开始那么令人恐惧,格拉斯

的非难也不再那么刺耳。他想着普里斯威斯还在实验室,回到公寓时不必见到他。不过,这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关系呢?克利夫已蒙受羞辱,他感到有些许安慰的是,他感受耻辱的能力,至少在今晚,已经耗尽。就算他浪费了几年,那又如何?就算毁了自己研究的机会,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实际上,他原本成功的几率又有多少?

他开始向北边的萨默维尔走去,这种冷漠像止痛剂般开始抚平他的伤口。他的绝望似乎融化,在体内汇聚起来,最终他几乎可以庆祝自己不再绝望,只是还有点泄气和沮丧——在实验室里,这种情绪完全可以接受,甚至被期待的就是这样。

2

“你不能就这样躲起来不见人吧?”在桑迪·格拉斯的圣诞夜聚会上,艾登对克利夫说。艾登、娜塔丽娅和罗宾来接他和普里斯威斯,他们站在公寓门口,像一帮唱诗班的。

“我没有躲起来不见人,我只是不想去。”克利夫说。

“嗒、嗒、嗒、当,”艾登一边做着拉小提琴的姿势,一边唱着泽菲雷利^①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主题曲。艾登是个演员,演技差得无可救药,长相也英俊得不太真实,一头鬈曲的金发,浅蓝色的眼睛,一个年岁渐长的多情种子。实验员只是艾登白天的工作,他真正的身份是个男中音歌手,唱遍了波士顿地区。他与以马利音乐团^②合作,当然还有其他乐团。他一有机会就唱清唱剧,哪怕是对着动物房里的耗

① 弗兰克·泽菲雷利(1923—),意大利著名导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他最知名的电影,使他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

② 以马利音乐团是一支由克雷格·史密斯于一九七〇年成立的波士顿歌手与器乐家组成的乐团,它创立之初特别是为了表演巴赫的清唱剧。